

全面解读 一生不容错过的古典名著

·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

世情 讽喻 小说

上

解读

《金瓶梅》
《红楼梦》
《镜花缘》

侯忠义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全面解读 — 过去

Q13034559

I207.41
68
V1-1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世情 讽喻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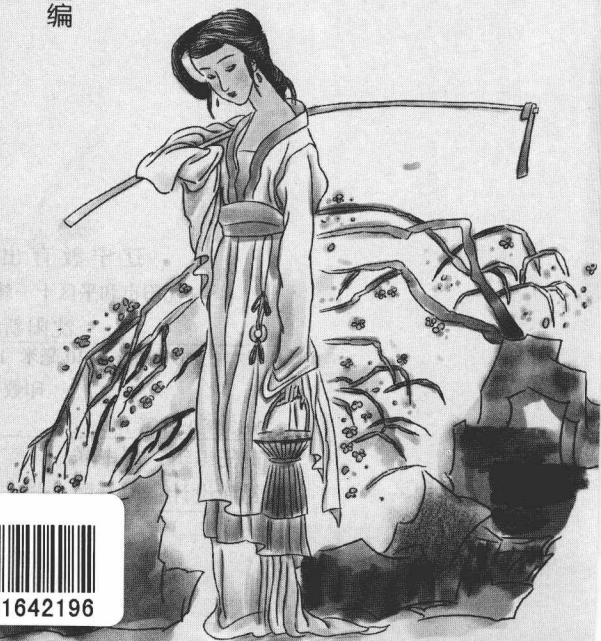
解读



《金瓶梅》
《红楼梦》
《镜花缘》

侯忠义
主编

I207.41
68
V1-1



北航

C1642196

辽宁教育出版社

013034223

©侯忠义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世情讽喻小说. 上 / 侯忠义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82-9965-6

I. ①名… II. ①侯… III. ①讽刺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452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10 毫米 1/16 字数: 219 千字 印张: 13
印数: 1—5000 册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王玉昆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张 瑞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382-9965-6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解读《金瓶梅》	1
一 《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	2
二 《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意义	5
三 《金瓶梅》的人物描写	26
四 《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局限	38
五 《金瓶梅》的时代、作者和版本	44
解读《红楼梦》	53
小引	54
一 生于末世运偏消——《红楼梦》产生的时代	54
二 倩谁记去作奇传——《红楼梦》的故事、作者和版本	56
三 字字看来皆是血——《红楼梦》的思想意蕴	64
四 堪叹古今情不尽——《红楼梦》人物形象之一	78
五 十二花容色最新——《红楼梦》人物形象之二	90
六 你方唱罢我登场——《红楼梦》人物形象之三	108
七 千古未有之奇文——《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113
八 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的地位、影响和红学研究	122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世情讽喻小说(上)

解读《镜花缘》	131
一 故事的梗概	132
二 思想与艺术	160
三 李汝珍其人	200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世情讽喻小说(上)

解读《金瓶梅》

章培恒 卞建林 著

提起《金瓶梅》，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本“黄色小说”，在流传过程中曾多次被禁，今天也很难看到其原著。其实在我国小说史上，《金瓶梅》是我国明代著名长篇小说，被誉为“四大奇书”之一，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早已被肯定了的。那么，《金瓶梅》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下面就对这一问题作全面、系统的解读。

一 《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著名长篇小说，共一百回。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他从书中三个女性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合成了书名《金瓶梅》。

这部小说主要写了商人兼官僚西门庆的发迹、他的众多妻妾和外室、他的死亡和家族的败落，兼写了当时的朝政、吏治以及市井中的地痞流氓等，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泛。

但由于书中还有大量关于性的描写，它也经常招致非议和攻击，被诋为“淫书”，在流传过程中曾多次被禁，书商为了逃避禁网，又给它起了《钟情传》《多妻鉴》等名称。

对于《金瓶梅》这部文学名著，历来争议比较多。为弄清这部书的性质，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历来对它的评论；当然，我们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来加以介绍。

《金瓶梅》刚开始流传时，虽然只是在一小部分士大夫的范围内，但马上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写信给董其昌：“《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中郎全集·与董思白书》）这里，袁宏道急于读《金瓶梅》的心情跃然纸上，同时也表现了他对《金瓶梅》的高度赞美。“枚生”是指西汉著名文学家枚乘，他所作的赋《七发》在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袁宏道将《金瓶梅》和《七发》加以比较，显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因为没有共通性的东西就不存在可比性。但《金瓶梅》和《七发》虽都是文学作品，在形式上却很不一样：前者是小说，后者是词赋；前者是白话，后者是文言。所以，它们的共通性应在内容方面。

《七发》全文共七段，前六段写生活中的种种享受，如音乐、饮食、车马、美女、台榭、狩猎、美丽的自然景色，等等，也可说是描绘人的种种欲望，最后一段则写“天下要言妙道”的伟大作用；总的意思是要说明这些欲望对人无益，只有皈依“要言妙道”才是正确的生活道路。

而据《金瓶梅》卷首欣欣子的《序》，此书虽写了生活中的种种享乐，如“锦衣玉食，何侈费也”等等，但最终却归结为“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全书宗旨“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就这一点说，它也是要

通过描写人的种种欲望而把人引向作者所认为的正道的。这就与《七发》有了共通之处。所以，袁宏道把《金瓶梅》与《七发》相比，也即意味着他并不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不道德的书，反而将它看作向读者宣示“要言妙道”的作品。不过，袁宏道写这信时还只读了《金瓶梅》的前半部，尚未看到“乐极必悲生”的情节，因此他所谓“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乃是以《金瓶梅》前半部与《七发》前六段相比，也即以这两种作品中写欲望和享乐的部分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云霞满纸”，是说作品写得像云霞那样的灵动变化、舒展自如而又充满美感，这是一种很高的评价。所以，他在另一著作《觴政》中称《水浒传》和《金瓶梅》为“逸典”，并把它们同六经、《论语》《孟子》《离骚》《史记》《汉书》等排列在一起，十分推崇。

袁宏道的朋友沈德符对此书的看法却与袁宏道完全相反。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抄本，因那时《金瓶梅》尚未刊行，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书，有人就劝他交给书商刻印成书，但他却拒绝了，认为“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泥犁”，即地狱，“刀锥”指财利。他以为如果刻印了《金瓶梅》，虽可得到一笔钱，但却会遭到阎罗的追究而入地狱。这显然是把《金瓶梅》看作一部严重危害世人的坏书。

袁宏道的弟弟文学家袁中道与著名艺术家董其昌（也就是把《金瓶梅》借给袁宏道的人）的态度则与袁宏道、沈德符都不同。袁中道《游居柿录》载：董其昌曾告诉他：“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但又说此书有害于人，“决当焚之”；袁中道自己在看了《金瓶梅》后，一面称赞小说“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一面又对它加以批判：“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但他不同意把此书烧掉，提出了“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的主张，因为“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

由此可知，《金瓶梅》一问世，就有完全赞美、完全诋毁和毁誉参半的三种不同态度。到了清代，沈德符的意见占了上风，《金瓶梅》经常作为淫书受到禁毁，反对者既从伦理上加以否定，又以果报之说加以诋斥。例如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编》说：“李卓吾极赞《西厢》《水浒》《金瓶梅》为天下奇书，不知凿淫窳，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书、看此等书、说此等书、借赁此等书者，罪与造者、买者同科。”这是把《金瓶梅》比作毒酒，因而把作书、看书的人统统骂了一顿；

不过晚明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卓吾在这里多少受了点儿冤枉，因他实在并未赞美过《金瓶梅》。

徐谦还引述了这样一件事：《金瓶梅》作者负盛名而不第。考官本来对其考卷很欣赏，想不到第二天早上考卷上有点点血痕，原来是“《金瓶梅》发作了”，鼠交其上而污之，作者因淫褻报而被斥落，儿子流为乞丐而死。（《桂宫梯》）这是说写《金瓶梅》的人罪孽深重，理当受到报应。不过，清代人实在连《金瓶梅》作者是谁都已不清楚了，他却连作者的儿子都知道，实在难得。

不但《金瓶梅》的作者受到了这样的报应，连有关的书商也不能避免。汪棣香说了这样一件事：苏州、扬州两地都有书商刻印《金瓶梅》。苏州的杨氏因此经常生病，又没有儿子，幸而后来听了朋友劝戒，把《金瓶梅》书版劈而焚之，自此病也不发，儿子也有了，家成业就。扬州的一个书商却不听劝告，最后得病死在外乡，尸腐虫攒，竟不能殓。（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四）在我们今天看来，果报之类自属无稽之谈，但从中颇能反映清代一些人反对《金瓶梅》的态度。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反封建和提倡科学民主，小说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对于《金瓶梅》也开始有了新的评价。鲁迅先生1920年开始讲述写印、1923年排印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这部著作中，鲁迅先生评论《金瓶梅》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溢，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郑振铎也说：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它为‘秽书’的代表……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褻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

这个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谈〈金瓶梅词话〉》，载1933年7月《文学》第一卷第一期）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于1933年写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考证文章，但也对小说的内容作了分析、评价，他说：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它的细致生动的白描技术和汪洋恣肆的气势，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为当时的文人士所叹赏惊诧。但因为作者敢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的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到逼胁而予以挨斥，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的成就。”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揭露当时新兴的勾结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

由此可见，跟清代那些反对《金瓶梅》的人相反，五四运动以后的伟大思想家和严肃的学者对《金瓶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到了现在，不但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此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外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对它十分赞扬，它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包括英文、法文、日文、俄文等），在国外出版。当然，由于《金瓶梅》作者“敢对于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的叙述”，在清代这样的封建社会里多次被禁，也是很自然的。但它之有“淫书”这种恶谥，却正如鲁迅所说，是“略其他文，专注此点”的结果。确实，也有人阅读时较为注意，甚至专门注意有关性描写的内容，把它当淫书来消遣，但这只是阅读态度的不当，不能因此而否定《金瓶梅》的价值。

那么，《金瓶梅》的价值到底何在呢？鲁迅、郑振铎、吴晗对此都已作过正确的原则性的论述，为了求得进一步的理解，让我们较具体地看一看这部书的内容。

二 《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意义

《金瓶梅》的故事实际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西门庆的发迹、作恶和死

亡，从中反映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特点；一条是与西门庆有关的若干女性的经历，特别是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命运，从中反映当时妇女的痛苦。在总体上，则都显示出那个社会太黑暗、太可怕。

(一) 西门庆的发迹、作恶和死亡

让我们从故事梗概说起。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清河县有一个破落户财主，名西门庆，二十五六年纪，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满县人都惧怕他，因此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了。

他先头浑家早逝，身边只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月娘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还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家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他到媒人家里去二十余遍。

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卖炊饼武大的老婆潘金莲，见她生得美丽，就与她通奸，并毒死了武大。武大的弟弟武松要为哥哥报仇，向县衙门告状。知县受了西门庆的贿赂，不准状词。武松就自己去杀西门庆，没能如愿，却杀了另一个人，因而被发配充军去了。西门庆就把潘金莲娶到家里，做第五房妾。

就在他娶潘金莲为妾前不久，凭着媒婆说合，娶了一个叫孟玉楼的寡妇做第三房妾。孟玉楼的前夫家里很有钱，这些财产就作为嫁妆都给了西门庆。而在娶潘金莲为妾后，他又跟把兄弟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交好。李瓶儿也把丈夫和自己的很多财产给了他。西门庆就越发富了。

正当他得意之时，他的儿女亲家陈洪却出了事，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和女儿西门大姐都到西门庆家来躲避。原来陈洪是权奸杨戩的门下。此时杨戩被参劾倒了，陈洪自然不能免罪，而且把西门庆也牵连上了。他赶快派家人来保拿了五百两银子到当朝宰相蔡京处去打点。蔡京不接见，却由其儿子指点来保去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处行贿。西门庆本被列入杨戩“亲党”，科道参语甚重，已定问发；那邦彦收了五百两银子，就把案卷上西门庆的名字改成了贾庆；后来因查不到贾庆这个人，事情当然就不了了之。

西门庆见没事了，就又出来走动。其间李瓶儿因丈夫已死，西门庆又因杨戩案件而消声匿迹，不与她来往，她就嫁了医生蒋竹山。西门庆知道后，勃然大怒，指使两个流氓诬赖蒋竹山欠他们的钱，又勾结官府，把蒋竹山关

了起来。李瓶儿婚后与蒋竹山感情本就不好，此事一发生，她就认为蒋竹山在外面欠债很多，虽出钱把蒋竹山赎了回来，但接着就与蒋竹山分手了。西门庆便把李瓶儿也娶到家。

这之后，西门庆又与家人来旺的妻子宋蕙莲通奸，并诬陷来旺偷盗，把他发配出去了。宋蕙莲不料西门庆以这样毒辣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丈夫，就不再与他来往，心里很痛苦，又受了别人的羞辱，就自杀了。蕙莲的父亲宋仁说她女儿死得不明，拦着尸首不容火化。西门庆大怒，即写帖子差人送与正堂李知县，一条绳子拿了宋仁，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那被宋仁打得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便呜呼哀哉死了。

其时西门庆得知太师蔡京的生日到了，便备了一份重礼，差家人来保和吴典恩送去。蔡太师十分喜欢，因向来保说道：“礼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割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即时金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割付，把西门庆填注上面，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居五品大夫之职。又向来保道：“你二人替我进献生辰礼物，多有辛苦。”把来保名字填写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吴典恩安在清河县做驿丞。太师府管家翟谦乘机要来保捎信给西门庆，为他在山东讨个“十五六上下”的“好人才女子”送去。来保等把事情干得完备，星夜回清河县报喜。西门庆家中李瓶儿生了一男孩，不满三日，正合家欢喜，乱成一团。现又平白地做了副千户之职，众亲邻朋友都来趋附，送礼庆贺的不断。

一日，东京太师爷府里翟管家寄书与西门庆，除问前次所托之事以外，又嘱他照应新状元蔡一泉。说那蔡一泉是蔡京的干儿子，回家省亲，路经清河，要来看西门庆。过了不久，蔡状元和同榜进士安忱同船来到，西门庆差人远接，管待了一日。到次日，西门庆叫人捧出礼物。蔡状元是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银一百两；安进士是色缎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二人俱谢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作别而去。接着，西门庆又找了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并陪上许多财物，给翟谦送去。翟谦大喜。

那女孩的母亲叫王六儿，只有三十多岁。由此就跟西门庆有了来往。其时扬州城有一员外苗天秀，在旅途被其家人苗青伙同艄子陈三、翁八谋害。

世情讽喻小说(上)

苗青作案后到清河销赃。一日事发，陈三、翁八被获，一一招承。苗青就央王六儿来西门庆处说项。打点了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抬送到西门庆处。西门庆将银两与夏提刑分了，其余节级、原解缉捕处苗青另送了五百两。常言道：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苗青便作了漏网之鱼，起身回扬州了。不想此事为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所知，上本参劾夏提刑和西门庆。西门庆和夏提刑看了邸报，大惊失色，急忙打点礼物，星夜差来保等上东京找翟谦。翟谦便对来保说：“此事不打紧，叫你爹放心。现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况他的参本还未到。等他本上时，等我对老爷说了，随他本上参的怎么重，只批了‘该部知道’。老爷这里再拿帖儿吩咐兵部余尚书。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随他有拨天关本事，也无妨。”

巡按曾孝序见本上去不行，就知道西门庆、夏提刑打点了，心中愤怒。又见蔡太师新近条陈七事，皆损下益上，即上了一道表章。蔡京大怒，奏上天子，说他“大肆倡言，阻挠国事”，黜为陕西庆州知州。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蔡京亲戚，便阴令宋盘陷害曾孝序，终于将他除名，窜于岭表。

其时蔡状元点了两淮巡盐，和山东新巡按御史宋乔年同船来到。西门庆请至家中。当时轰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都说：“巡按老爷也认得西门庆大官人，来他家吃酒来了。”当日西门庆这席酒，连同管待手下跟从，也费了千两金银。又送了重礼给宋御史和蔡御史。宋御史走后，西门庆因知蔡京所上七事中有“更盐钞法”一条，有利可图，就向蔡御史求托，说自己有些盐引（盐引：当时盐是官营的，盐商向政府交纳款项后，由政府发给盐引，再凭盐引将盐支放给他们），乞早些支放。蔡御史笑道：“这个甚么打紧！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至掌灯时分，西门庆又招来两个妓女，服侍蔡御史。蔡御史十分感谢，于是与西门庆握手相语，说道：“倘我日后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

不久，因东京蔡太师寿诞已近，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送礼的，不计其数。西门庆也赶到东京，拜了蔡太师做干爷，送上二十来杠礼物。计有：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四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梯己黄金二百两。蔡太师看了礼物，心下十分欢喜，对西门庆礼遇特别优厚。

从东京回来，恰值朝廷钦差殿前六黄太尉经过山东，一路供给，皆出于州县，取之于民。州县忧苦，公私困顿，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宋乔年巡按

托人告诉西门庆，要借他家宴请六黄太尉，并送上山东两司八府官员所凑酒资一百零六两。西门庆赶紧增添银子，着意准备。到日，钦差与山东巡抚侯蒙、巡按宋乔年等都来他家，他殷勤接待。自此与宋乔年等关系更为密切。不久，西门庆靠了蔡太师和管家翟谦的力量，转了正千户掌刑。

在这期间，西门庆的买卖也越做越大。到外地去贩运缎匹等货物，都是几千两银子的本钱。因在官面上熟人多，过关查验征税时，不但免于查验，优先放行，而且把贵重货物当低价物品来抽税，所以他赚的钱越来越多，赚了钱来，再进一步应酬官场。到得后来，巡按宋乔年跟他成了知己，地方的文、武官员反而来走西门庆的门路，要他在巡按面前保举他们了。

然而，正在他做官和做生意都十分红火之际，却因色欲过度，得病而死。死后不久，他的家庭也逐渐败落了。

从以上的故事梗概中，我们首先会感到西门庆是个作恶多端的人。别的不说，单是他手里的人命就有几条：武大、宋蕙莲、宋仁。然而，他不但没有遭到惩罚，反而生活得越来越阔气、越来越舒服。

为什么会这样呢？官府在保护他。小至县令、大到宰相，都站在他这一边。当他害了第一条人命——毒死了武大时，武松曾经乞求知县为武大伸冤。但知县受了西门庆的贿赂，不予受理。武松气愤难平，要寻西门庆厮打。当时西门庆正在酒楼上与一个皂隶李外传喝酒，望见武松，赶快逃走；武松问李外传：“西门庆哪里去了？”李外传吓得说不出话来，武松一时性起，就把他打死了。为此，西门庆又送了知县和上下吏典许多钱，让他们务必把武松判成死罪。知县果然将武松严刑拷打，不准他在口供中提及西门庆毒杀武大的事，并拟了个绞罪。但把武松解到上司衙门——东平府署复审时，府尹陈文昭却是个“清廉的官”，要清河县把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婆一起提去重审。西门庆不敢向陈文昭行贿，就托人走了提督杨戩的门路，杨戩又托了太师蔡京，蔡京就给陈文昭写信，要他免提西门庆与潘金莲。陈文昭“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第十回），就不再追究西门庆毒死武大的事了，但他总算“清廉”，把武松的死罪改成了充军。这就清楚地说明，他的作恶是受到了多少官府的保护！纵有个别官吏曾想伸张正义，但在这样的形势下却也无可奈何。

是不是陈文昭骨头不够硬呢？那么再看一个骨头比陈文昭硬、地位也比东平府尹重要的官——山东巡按曾孝序。如前所述，曾孝序由于当时已荣任提刑副千户的西门庆接受贿赂，包庇杀人犯苗青，上章弹劾，但在蔡京的把

持下，西门庆与苗青全都没事，曾孝序却不肯像陈文昭那样适可而止，继续跟蔡京对着干，结果就落得自己完蛋。

所以，这本来是西门庆之类的人物得以肆意作恶、官吏得以肆意受贿、良善的人们则只能遭受蹂躏和迫害的时代！

正因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所以西门庆这样的奸恶小人只凭着向蔡京行贿，就可以突然做到提刑副千户，而且越做越得意，在地方上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些官位比他高的人反而要走他的门路了。

那么，是否古代的封建社会全都是如此的呢？倒也并非这样。《金瓶梅》产生于明代后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作进一步的介绍），书中虽写的是宋代的故事，但却处处用明的制度。例如，西门庆因陈文昭要提审自己，“……下书与杨提督，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第十回），这“内阁”就是明朝的官制。又如书中一再写到巡按，那曾孝序就是“巡按御史”（第四十八回），又被称为“巡按山东察院”（第四十七回），后来跟西门庆很要好的宋乔年也是山东巡按。这种巡按御史也是明朝设置的。明朝中央政府的监察机构为都察院，共有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其中有一些算是代表皇帝到地方上去巡察的，称为巡按，因其本职为监察御史，所以又称为巡按御史；对一般的省份，每省只派出一名巡按，所以也往往将其与所派省份合称为“山东巡按”“浙江巡按”等，又因其本属于都察院，故又有了“巡按山东察院”之类的称呼。这类巡按御史虽然官位只有七品，跟知县同级，但管的面很宽，最厉害的是：这个省的大小官员都得由他考评，他的评语对那官员的升、降关系很大；同时，对省里的每一个官他都可以上奏章弹劾，有些事情并可直接处理，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明史·职官制》）。此外，书中提到山东巡抚侯蒙，“巡抚”也是明朝的官；又一再述及在清河、临清等地看守“皇庄”“皇木”“砖厂”的太监，派太监到地方上来管这种事，也是明朝才有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向读者暗示：他所写的实在是明代的情况。书中的这些怪现象，也只有放到明代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明代在政治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专制独裁的加强。权力全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而没有任何抑制的力量。在这以前，尽管最后仍是皇帝作决定，但根据当时体制，皇帝在作决定前还应倾听大臣们的意见，给予相应重视。即使是秦始皇的下令焚书，也是因有人主张“师古”，秦始皇将此征求丞相李斯意见，李斯反对，并提出了焚书的反建议，再经秦始皇批准，作为命令颁布的；在李斯提出意见之前，秦始皇并没有正式表过态。换言之，他对

丞相的意见相当尊重。而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位后，除了对功臣、文人大肆杀戮以建立其绝对权威以外，又废去宰相，设立内阁。用现代的话来说，内阁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内阁中最负责的一位，当时称为首辅，也即秘书长。因军政大事最后要集中到内阁，阁员在正常情况下又能常和皇帝接触，人们在习惯上就把内阁视为宰相之职，其实远非如此。进入内阁的为“大学士”，而大学士只是正五品的官，地方上的知府却是正四品，比大学士还高一品。其所以要把内阁的地位压得这么低，就是不让这些大学士像以前的宰相那样地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分皇帝的权，因而皇帝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不但如此，明代还有“廷杖”制度，即使是有相当地位的官员，皇帝也可以命人在金殿上打他们的屁股，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事。总之，皇帝的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专制独裁空前加强，其结果却是政治更加腐败，因为天下事决定于一个人，那就必须这个人确实非常英明、非常负责，才能勉强应付。但这种人本来就极少，在皇位世袭的制度下，做皇帝的又绝大部分是不了解社会情况，甚至只会吃喝玩乐的人。因而，有些比较负责的，遇事都自己拿主意，其主意却十有八九是错的，结果仍然把事搞糟，崇祯皇帝就是这样的典型；不负责任的，便只管自己玩乐（我们把求仙、打醮之类的事也包括在“玩乐”之内），把国家大事交给一两个他所喜欢的人，任凭他们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嘉靖皇帝、天启皇帝等都是如此。书中的徽宗皇帝也属于这种类型。有人说作者所写的徽宗实际是指嘉靖，蔡京父子则是指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这话虽然说得绝对化了一些，但说在书中的徽宗皇帝身上反映了嘉靖皇帝的某些特点，却不能算错，例如两个人都迷信道教，都把很多重要事情交别人处理而自己不管，等等。

总之，明代是一个由于独裁加强而政治更加黑暗、腐败的时代。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才会出现像西门庆那样毫无功名的人却可以靠着送礼而突然被任命为提刑副千户的怪事。

不过，这一切又并不只是政治黑暗的产物，而另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朝后期，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即以《金瓶梅》中所写清河来看，就有相当多的人以经商为业，例如，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曾经至“甘州贩绒”，和扬州开客店的“马头经纪”王伯儒的父亲是好朋友。西门庆的结拜兄弟应伯爵的父亲是开绸绢铺的。孟玉楼的前夫开着个“一日常有二三十染工吃饭”的染布作坊，自己又出外贩布，她过世公公的铺子的营业额“一日不算银子，搭钱两大簸箩”，这样颇近于加工半成品然后自产自销。陈经济续娶的妻子家

里是开缎铺的，应伯爵的哥哥开绸绢铺，王六儿丈夫韩道国的许多朋友是开纸铺、银铺的。孟玉楼的兄弟荆州买纸、川广贩蜡，一次出去就是五六年，外地的客人贩货经过清河一带的也很多，书中写及的就有川广客人（第十六回）、杭州丁二官人（第二十回）、湖州何官人（第三十三回），等等。小说中还特别描写到清河“诸行货殖如山”（第七十九回）。足见其商业的繁荣。与此相反，在书中的重要人物里，除李瓶儿丈夫花子虚有田庄外，其余人则都看不出其与土地有联系；西门庆虽买过土地，但并非用于耕种。这又可见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以农业为生。换言之，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较之以前已有所降低。目前史学界有不少学者根据可靠的经济史料，认为明代后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金瓶梅》反映的上述情况，跟史学界的这种看法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意味着市民力量的增长与工商业的发展。伴随着工商业发展而来的是物质生活的提高、享乐的滋长，对某些人来说，就是生活的进一步奢侈化。例如，《金瓶梅》第十一回写西门庆在李桂姐的妓院里喝酒的情景说：“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这并不完全是夸大。三十七回写西门庆初见王六儿时，她“上穿着紫绫袄儿，玄色段红比甲；玉色裙子下边，显着蹁跹的两只脚儿，穿着老鸦段子羊皮金云头鞋儿。”当时的王六儿只是西门庆铺子里一个伙计的妻子，尚且穿绫罗缎子，则一个普通妓院里有“罗帏绣幕”“琉璃钟”也并非怪事。但如果不是工商业的发展，一个商店伙计的妻子和一家普通的妓院，绝不可能是这种样子。

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腐蚀剂。上面提到过西门庆招待宋巡按和蔡御史吃饭，晚间又以两个妓女来侍候蔡御史，仅此一事，即可略窥一斑。书里对此是这样写的：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飏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西门庆的号——引者），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于是与西门庆握手相语，说道：“贤公盛情盛德，此心悬悬。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第四十九回）

在这些文字里，蔡御史看到这两个妓女时的惊喜交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西门庆感恩戴德的心情，跃然纸上。顺便说一下，这两个妓女既是“盛妆”，